

周禮  
儀禮  
禮記



通介堂經說卷弟

番禺徐灝時



周禮

羞服之式

天官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釋文引干寶云羞飲食也服車服也賈疏云謂王之膳羞衣服所用也灝案服御之物通謂之服此羞服蓋專指膳羞而言釋文服或作膳卽其證臧氏琳以爲後人妄改恐非若云車服則工事統之衣服則幣帛統之不應重出也鄭云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愚謂幣帛非專爲贈勞而設且贈勞已屬之賓客之式矣

通介堂經說卷

天官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釋文引干寶云羞飲食也服車服也賈疏云謂王之膳羞衣服所用也灝案服御之物通謂之服此羞服蓋專指膳羞而言釋文服或作膳卽其證臧氏琳以爲後人妄改恐非若云車服則工事統之衣服則幣帛統之不應重出也鄭云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愚謂幣帛非專爲贈勞而設且贈勞已屬之賓客之式矣

周禮

番禺徐灝

通介堂經說卷弟

凡王之獻

玉府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  
鄭注謂百工為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  
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王氏伯申曰王之二字因下文  
凡王之好賜而衍獻者獻於王也諸侯獻金玉兵器文  
織良貨賄之物於王則玉府為王受而藏之若魯僖公  
納玉於王十穀之類是也若謂王獻諸侯之物則受而  
藏之者當在諸侯不得在玉府矣灑案凡王之獻與下  
文凡王之好賜相對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  
牲飲用六清鄭注進物於尊者曰饋與此文同一例饋  
於王曰王之饋則獻於王曰王之獻矣非王獻於諸侯

王之二字亦非衍文也

通介堂經說卷

周

王與王十穀之類是也若謂王獻諸侯之物則受而  
藏之者當在諸侯不得在玉府矣灑案凡王之獻與下  
文凡王之好賜相對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  
牲飲用六清鄭注進物於尊者曰饋與此文同一例饋  
於王曰王之饋則獻於王曰王之獻矣非王獻於諸侯  
王之二字亦非衍文也

九比

地官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鄭注曰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元謂九比者家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王氏伯申曰所出之賦與人數多寡無涉九賦亦不得但謂之九且國中惟出邦中之賦四郊惟出四郊之賦都鄙惟出邦甸之賦家稍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不得有九也九比疑當爲人民之譌隸書人字或作卩或作儿皆與九相似故人誤爲九民字下半與比相似又涉下文諸比字而誤爲比耳灋案下文云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

通介堂經說卷

周

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鄭注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九比疑卽此九等

六鄉之治 六鄉之吏

鄉師之職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鄉大夫之職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王氏伯申曰鄉師每三鄉二人鄉大夫每鄉一人非若大司徒小司徒之統率六鄉也不得言六鄉之治六鄉之吏六當爲方古其字與六相似故書傳往往互譌灝案六鄉字似不誤蓋鄉師下大夫四人每三鄉二人共治其事不可分析故總六鄉言之鄉大夫雖每鄉一人而其吏則與鄉師所屬同故亦總而言之也凡經文旣無不可通則不宜輕爲改易此皆王氏千慮之一失也

六鄉之治 六鄉之吏  
鄉師之職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鄉大夫之職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王氏伯申曰鄉師每三鄉二人鄉大夫每鄉一人非若大司徒小司徒之統率六鄉也不得言六鄉之治六鄉之吏六當爲方古其字與六相似故書傳往往互譌灝案六鄉字似不誤蓋鄉師下大夫四人每三鄉二人共治其事不可分析故總六鄉言之鄉大夫雖每鄉一人而其吏則與鄉師所屬同故亦總而言之也凡經文旣無不可通則不宜輕爲改易此皆王氏千慮之一失也

重差夕桀句股

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舊說重差卽劉徽海島算經之法夕桀乃互棗之譌然海島祇測量一術互乘則散見於差分均輸方程贏不足諸章旣以旁要當句股而復出句股與重差夕桀繼九數之後實有難明灝案重差卽西法四率之理而四率又卽古之異乘同除也測量之法立兩表以求其前後相差之較而得其所測高深廣遠之度與四率兩兩相比其法正同蓋一率與二率相差幾何則知三率與四率相差幾何故謂之重差而四率以二三相乘一率除之卽猶之異

通介堂經說卷

周五

名相乘同名相除也

說詳九數比例

重差爲數學鈴鍵凡有數

相求皆可馭之其法通乎九章測量特其一事耳至若數有參差或奇不受除則必先互乘以齊其分而後比例以求之是互乘亦通乎九章而爲萬算之樞紐也九章算術不外重差互乘漢時算家蓋有以此二法總括九章又兼句股而自爲一書者故於九數之外別而言之曰今有也其兼句股何也周髀曰圓出於方方出於矩又曰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蓋句股者度算之綱領凡求綫面體諸形皆本乎此三角形以中垂綫分爲兩句股方求斜法倍方積開方得斜與併句股積開方得併同割圖亦用句股是句股之法無所不包與重差互乘相爲表裏者也句股卽旁要也要署古今字二角形大小兩邊

謂之兩耜故曰苟要句股爲直角苟要有銳  
角有鈍角而仍以句股爲用故其法同也 九數之目  
列苟要以苟要包句股也今日句股所以別於九數之  
目也此於九數之外別自爲書故不嫌其複矣

通介堂經說卷

周



目也此於九數之外別自爲書故不嫌其複矣

此書之目也此於九數之外別自爲書故不嫌其複矣

純帛

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鄭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灝案純卽帛兩端之名古人凡言兩物相配者通謂之純如射筭二筭曰純腊肉左右胖曰純是也

通介堂經說卷

周

蘇帛



鞭度

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鄭注必執鞭度以威正人眾也度謂及也因刻丈尺耳王氏伯申曰方言曰僉宋魏之間謂之攝及或謂之度郭璞注僉今連枷所以打穀者及亦杖名也今江東呼打爲度廣雅曰及度杖也然則古人謂及爲度以打得名鄭云因刻丈尺以上文云以量度成賈而徵債故并及之其實鞭度但供撻戮若均平物賈則當兼操權量不得獨持丈尺矣賈公彥云一物以爲二用若以繫鞞於上則爲鞭以長丈二因刻丈尺則爲度失之灑案鄭意以爲及所以名度者因其上刻丈尺之度故謂之度也王說偶有未審賈疏謂一物二用是也惟云繫鞞於上則爲鞭疑誤及亦名度度卽用以撻戮與鞭爲二事也

秬鬯

春官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鄭注秬鬯不和鬱者灑案鄭說非也大雅江漢篇秬鬯一亩毛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正義曰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鬱鬯鬯非草名以其可和秬鬯故謂之鬯草也白虎通攷黜篇曰秬者黑黍一稔二米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爲鬯郊特牲疏引盧植云取草芬芳香者與秬黍鬱合釀之成必爲鬯也馬融說鬱草名如鬱金香草合爲鬯也諸說並與毛同蓋必以秬黍和香草築煮合成乃名秬鬯未有不和鬱者也鄭益以周官鬱人鬯人分職故疑鬯人所掌不和鬱不知鬯人掌共秬鬯正是和鬱以供祿將之用若不和則尋常酒齊酒正酒人掌之矣鬱人鬯人分職各有所司經文本自分明非一掌秬酒一掌鬱草也

蒲筵續純

司几筵蒲筵續純鄭注續畫文也灑案說文續織餘也  
蓋以織餘爲純卽今機頭也與深衣衣純以續義同鄭  
注失之

筮環

筮人九日巫環鄭注巫讀爲筮環謂筮可致師不也灑  
案致師當筮出何云筮環疑非也竊謂筮環乃筮幻也  
古環幻字通說見說文箋疏莊子齊物論是非反覆相尋無窮  
謂之環環卽幻也荀子臣道篇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  
乎民不卹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言幻  
惑其主以圖私也楊注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殊失其旨筮環謂筮幻妄  
妖祀之事也

蓐馬茲

夏官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鄭注蓐馬茲也灑案  
釋器蓐謂之茲房注管子小匡篇云釋鎡鎡也茲鎡古  
今字

通介堂經說卷

册三

蓐馬茲

物之可以封邑者

邊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正陵墳衍遼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鄭注以物字屬下讀云物之謂相其土地可以居民立邑灝案如鄭說則經當云物其可以封邑者乃可通其說非也此當從鄭鐸讀以辨其正陵墳衍遼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十七字作一句名物卽指正陵墳衍遼隰而言蓋相其陰陽制其畿疆卽辨其名物非別有物也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正陵墳衍遼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與此文義略同縣師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物卽屬地言王氏伯申謂之字上有脫文當云地之可以封邑者非也

審曲面執

考工記或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鄭司農云審  
曲面執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執之宜以治之及陰陽  
之背面是也灑案面執卽兼曲直諸形曲非物之曲直  
也屈折之之謂曲廣雅曰枉撓折縊曲是也審曲面  
執謂審察而曲折其形執使就式也易繫辭上傳曲成  
萬物曲成猶裁成言委曲裁制之也曲字與此義略同

萬曲曲與餘楚知言委曲其曲之曲曲字與此義略同  
是謂審察而曲其形執使就式也易繫辭上傳曲成  
萬物曲成猶裁成言委曲裁制之也曲字與此義略同  
出風世之之謂曲廣雅曰枉撓折縊曲是也審曲面  
執謂審察而曲折其形執使就式也易繫辭上傳曲成  
萬物曲成猶裁成言委曲裁制之也曲字與此義略同  
曲直方面形執之宜以治之及陰陽之背面是也灑  
案面執卽兼曲直諸形曲非物之曲直也屈折之之  
謂曲廣雅曰枉撓折縊曲是也審曲面執謂審察而  
曲折其形執使就式也易繫辭上傳曲成萬物曲成  
猶裁成言委曲裁制之也曲字與此義略同

眡其綆

輪人為輪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鄭司農云綆讀為關東言餅之餅謂輪算也賈疏未詳其形制阮氏車制圖解謂輻較不滿牙曰綆恐非程氏通藝錄曰輪之有綆也為輪固也綆之則固矣綆之形見於輻廣之外而綆之故實在於輻廣之中牙較兩鑿心對望相左故綆也入牙之蚤殺於入較之菑故兩鑿對望而相左也其說仍未顯著灑謂輪輻之空謂之綆三十輻合成一輪其綆相當而無參差出入之弊則菑蚤必正而輪固矣故曰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記曰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令輻廣六寸三十輻通一丈八尺併其空共二尺都二丈以合輪崇六尺六寸之周數也據此則鄭注令輻廣三寸半其度不合謂之綆者取其直也說文云算所以蔽甌底蓋輻空與甌底相似故謂之輪算矣

通介堂經說卷

兩法

日端兩鑿心樓望餅之狀也出入之至其外入端之矣  
 矣駟之注見於神農之衣而駟之見實於神農之中  
 恐非野丹所獲驗曰餅之有駟也蓋神農也駟之阻因  
 買輪未結其注神農乃車師圖稱謂神農不結下曰駟  
 駟不曰漢后農云駟為關東言也之增駟神農也  
 駟人為神其駟為其蚤之五出家其前定不關神  
 加其駟



程長倍之四尺者二

輪人爲蓋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鄭注部謂斗柄達常也杠長八尺謂達常以下也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王氏伯申曰疑當作程長四之二尺者四灋案如王說程長四之文義已明何必復贅云二尺者四乎其說非也記文本無譌舛其不曰程長四之而必曰倍之者承上文也上文達常圍三寸程圍倍之六寸故此云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文同一例也

正論其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文同一例也

二音承上文出上文義常圍三十寸圍倍之六十寸也

其爲非也出上文無爲其不曰對其四之而必曰對

或王鄭對其四之文義已明何必復贅云二尺者四乎

高一丈王氏伯申曰疑當作程長四之二尺者四灋案

如王說程長四之文義已明何必復贅云二尺者四乎其說非也

記文本無譌舛其不曰程長四之而必曰倍之者承上文也

上論其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

門阿

匠人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灋案阿曲也詳見士冠禮門阿謂門外兩牆曲折之處與宮隅城隅同形故下文云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也鄭訓阿為棟失之

通介堂經說卷

周書

陸宮闕文歸以為諸侯之制歸也灋阿闕文歸夫之  
闕與宮闕闕同沃姑不文云門阿之制以為諸侯之  
闕灋案阿曲也詳見士冠禮門阿謂門外兩牆曲折之  
匠人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

大車牝服羊車栢車

車人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羊車  
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栢車二柯鄭注牝服長八尺謂較  
也羊車較長七尺栢車較六尺也鄭司農云牝服謂車  
箱服讀爲負灑案大車牝服羊車栢車爲四名牝服者  
牝牛所駕也先鄭以牝服爲車箱迨以詩言睨彼牽牛  
不以服箱遂致此泥不知輿中載物形如箱篋因謂之  
車箱凡車皆可言也又案以柯長三尺計之大車牝服  
羊車栢車其崇皆以一尺爲殺故後鄭云謂較也釋文  
較音角是訓爲輪較大誤

通介堂經說卷弟

番禺徐灝

儀禮

朝服

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鄭注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灝案朝服非專為諸侯視朝之名古人卑者晨見於尊皆曰朝內則曰昧爽而朝此子於父母稱朝也玉藻曰揖私朝此大夫家之朝也言私以別於公朝亦有渾言朝者左氏襄三十年傳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是也晨朝之所服因謂之朝服士冠筮于廟門敬其事故朝服也

通介堂經說卷

儀

有司

有司如主人服鄭注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今時卒吏及假吏是也灝案冠主人未必皆有卒吏此有司謂司其事者耳段注說文司字曰凡司其事者皆得曰有司是也

禮記

通介堂

通介堂經說卷弟

番禺徐灝

衿元

兄弟畢衿元鄭注衿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古文衿爲均灑案均字是也士昏禮女從者畢衿元注衿同也同元者上下皆元衿亦當爲均左氏僖五年傳均服振振杜注戎事上下同服釋文均如字同也字書作衿獨斷下曰祠宗廟則長冠衿元衿紺繒也均衿蓋古今字篆文衿衿形近故衿譌作衿鄭云衿同也同亦均也若衿則或訓爲畫或訓爲美孟子盡心篇被衿衣趙注衿畫也音義引陸注衿衣之美者或訓爲單曲禮上衿緇絺鄭注衿單也非其義矣說文云衿元服亦沿儀禮今文之誤

當阿

士昏禮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鄭注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文阿爲廡灑案如鄭說是賓已入至堂中而主人猶在阼階上似有未安五架之屋中爲棟前爲楣楣前接簷爲廡今文作廡則不在堂中明矣經言賓升西階不言升堂古亦無訓阿爲棟者鄭訓阿爲棟其誤有由蓋當阿卽當廡廡前簷雷兩則當阿亦可云當雷而室之中央曰中雷故誤訓爲棟也鄭注迨非也阿者階下堂廉之曲處說文云阿大陵也一曰曲阜也蓋山曲謂之阿引申爲凡曲之稱考工記曰四阿重屋謂堂基四曲也說見明堂制度考又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謂門外兩牆之曲也說見周禮賓升階將入堂其上當廡下當阿故古文當阿今文作當廡矣賈疏云鄉飲酒聘禮皆云賓當楣無云當阿者獨此云當阿故云示親親也則亦疑當阿訓棟之有未安而就注爲說耳

授于楹間南面

授于楹間南面鄭注南面竝授也賈疏曰以經云南面不辨賓主故知俱南面竝授也灑案授受無南面竝立之理上文云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則主人正當北面故賓南面授之經文自明授雁賓之事南面自指賓言不言主人受者可畧也曲禮鄉與客竝然後受此獨爲受弓言之如受珠玉者以掬竝立則掬受爲不便矣鄉與客竝二句不總結於後而在遺人弓之下其文自明

除冪

除冪舉鼎入李如圭儀禮集釋作除冪灑案上文設局冪與此相應冪貫冪耳木故曰除當作冪爲是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敖繼公儀禮集說作冪並誤衛湜謂冪字後人更易云當作冪非也

食以涪醬

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涪醬鄭注皆食食黍也以用也用者謂啜涪師醬灑案此食益兼黍及肺脊言之謂食黍啜涪及以肺脊搗醬故曰皆食以涪醬也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以涪醬鄭云每飯啜涪以肴搗醬與此正同士虞禮取肝搗鹽取脯搗醢亦其證賈疏謂用口啜涪用指師醬恐無此典禮師醬固不得以指卽啜涪亦當用匕柶不以口就器啜之也

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

鄉射禮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鄭注侯道五十步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王氏伯申曰之一二字當在乏參侯道下讀乏參侯道之一爲句乏參侯道之一者乏之去侯之度參分侯道之一也黨所也侯黨設侯之所也乏在其西五步故云居侯黨西五步傳寫者誤倒之一二字於侯黨下於是乏參侯道遂成不了之語而居侯黨西五步六字之間雜以他句之字頓使文義隔絕且有參而後有一不於參侯道言一而於居侯黨言一則文不成義矣灑案王氏訓黨爲所是已其云經文誤倒則非也如讀乏參侯道之一爲句其下直云西

通介堂經說卷

五步可矣何必復言居侯黨乎且在設侯之所西五步則非三分之一之地矣殆不可通今案參分侯道之一自設侯之所言之則去侯北十丈是也而自射處言之則去人十丈亦是三分之一不知居乏之地於彼乎於此乎故不曰乏參侯道之一而曰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明此乏所居乃去侯所三分之一也於是南北之度旣明又爲之實指其處曰西五步則乏之所在瞭然矣經注本自明白賈公彥敖繼公不得其說故多牽強不當輕改經文也



豫則鉤楹內

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鄭注豫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宐從榭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灑案射古音近序孟子曰序者射也同聲相訓序豫亦聲近也古無榭字宐從序爲正顧命西序東嚮傳曰東西廂謂之序蓋序倚牆爲屋如今廊廡之形渾言之但曰牆故爾雅釋宮曰東西牆謂之序也庠序皆因宮室之名以爲學名鄭泥於夏學曰序因謂作序爲非耳

箭籌長尺有握

鄉射禮記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鄭注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灑案鄭注投壺云鋪四指曰扶扶與握同義合四指橫度之得二寸長尺有握當爲一尺二寸投壺曰筭長尺二寸是其明證賈疏謂一指一寸籌長尺四寸誤也

投壺孔疏扶廣四寸其誤與賈同聶崇義三禮圖陳祥道禮書並沿

又扶膚古字通說見公羊傳膚寸而合下刊本一膚謂刊其本

二寸也毛本一下誤衍作字通與作刊本一云膚衍云字如此則似後人按本之說非鄭注矣

通介堂經說卷

二十也子本一  
 又夫善古字  
 本謂其尺四寸  
 只一七也並曰  
 其與鐵同義合  
 十是只存掛  
 箭籌長尺有握

有豐

大射儀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有豐鄭注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爲若井鹿盧其爲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賈疏云其爲字從豆曲聲者此謂上聲下形之字年和穀豆多有故從豆爲形也曲此字原本誤作豐今從技勘記者承尊之器象形也是以豐年之字曲下著豆今諸經皆以承尊爵之曲不用本字之曲而用豐年之豐故鄭還依豐字解之故云其爲字從豆爲形以豐爲聲也技勘記曰疏說甚謬按說文有豐無曲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鄭以爲諧聲者蓋其字从二丰旣象豐滿之形復諧丰聲非別有曲字也賈以豐爲豐年曲爲承尊之器殊

通介堂經說卷

非鄭意至穀豆多有之說尤屬傳會古謂豆爲菽至六國後始言豆禮記投壺篇實小豆焉此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灑案阮太傅辨賈疏之謬是也其謂鄭意以爲从丰諧聲則尙未得之凡鄉射大射燕禮公食大夫禮經注諸豐字皆豐之譌豐从山从二丰敷戎切豐从山从丰盧啟切隸變作豐說

文云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許所謂行禮之器卽鄭注承尊之豐盧啟切康成以學者習見豐敷戎切

罕見豐盧啟切故特著之云其爲字从豆曲从丰聲若是

豐敷戎切字則習見易識勿煩贅說矣豐豐形近傳寫致

譌幸許鄭二說厘存可以參觀而得其義至鄭以曲爲

聲與許說字形稍殊當別有所授耳今本說文豐敷戎切

下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此疑後人所增禮經但言豐  
不言豐侯蓋由豐譌爲豐因傳會其說謂古有豐侯坐  
酒亡國禮器象其形以爲戒詳見說文箋疏此所謂重紕地謬  
者也鄭云似井鹿盧則非象豐侯形明矣

通介堂經說卷

一溢米

喪服傳歎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鄭注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釋文云王肅劉逵袁準孔倫葛洪皆云滿手曰溢灑案王劉諸說是也小爾雅曰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溢與掬通一溢猶一掬也

說文掬

提也一手曰溢故兩手曰掬矣鄭以溢之數同於鎰

故云二十兩曰溢非也

通介堂經說卷弟

番禺徐灝

禮記

負劍辟咺

曲禮上篇負劍辟咺詔之則掩口而對鄭注負謂置之

於背劍謂挾之於旁辟咺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咺

灝案鄭分負與劍為二事似未然古人多負劍史記秦

王負置小兒於背如負劍然故名置之於背曰負劍挾

夏侯嬰傳漢王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

面雍樹乃馳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大

抱大人頸似懸樹也明堂位天子負斧依鄭注負之

言背也惟小兒在背故長者辟咺詔之兒則掩口而對

若挾之於旁則無所用辟咺矣歐陽公瀧岡阡表劍汝

而立於旁今本劍作抱辨即沿鄭注之誤孔疏云劍謂

挾於脅下尤謬

通介堂經說卷

禮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由闌右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闌右正義曰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王氏伯申曰門雖向堂仍以東爲左況路門之內始有堂雉門庫門之內皆無堂安所得堂而向之以爲正乎人之左右無定出則以東爲左西爲右入則以東爲右西爲左門之左右則東爲左西爲右一定不易者也闌之左右當與門同不得以爲右在東也由闌右當爲由闌左字相似而誤耳灑案王氏改右爲左無所依據經云由闌右自指人所從由言之與下文入門而右文義相承蓋闌居門中本無左右之可言以人行始別其左右耳鄭注士冠禮曰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是也東西有定而左右無定故玉藻曰公事自闌西私事自闌東矣孔冲遠以向堂爲正其說自誤人行自有左右不必向堂也王氏因糾孔疏之誤致有千慮之一失其實經文自明學者勿疑可也

坐毋箕

坐毋箕孔疏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非是李善注文選  
高唐賦云箕踵前闊後狹九章算術箕田亦云前闊後  
狹若舒展兩足直伸於前則前狹後闊其形不類矣箕  
星之形亦前闊後狹古人因物命名其象可觀也箕踞  
蓋盤足而坐兩足盤屈則前闊後狹與箕相似故曰箕  
踞亦謂之箕股魏志管甯傳注引高士傳曰管甯常坐  
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蓋  
古人跪坐足向後故當膝處穿也箕股云者正指兩股  
盤屈言之或謂直伸兩足如八字則前闊後狹然直伸  
則不得言箕股矣又唐庚箕踞軒記曰箕踞  
者拳臂聳肩抱膝而危坐偃僂踞縮  
其圓如箕此則以抱膝爲箕踞尤非



諱王父母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鄭注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祖名孝子聞名心瞿諱之由心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灝案如鄭說唯幼而無父乃不諱祖然則諱者人之常記當云孤子不諱王父母何必分逮事與不乎人當少時固未有不事父母者唯在襁緥之中乃可謂之不逮耳且雖不逮事父而逮事母將諱王母而不諱王父乎若云適士以上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則此禮專爲庶人設乎所言恐非禮意竊謂逮事者當父母在時也父母在則諱祖因親所諱也不逮事父母則諱父母而不諱祖矣逮訓爲及有前事後事之及有當事之及說者唯以不逮爲不及故失其旨耳

臨文不諱

古人言語有諱而文字無諱何也文所同也名所獨也臨文雖用其字苟非名其父母則不必諱也蓋文字不可廢也若言語之頃雖非名其父母而既舉其名則近於觸犯故諱之也蓋言語可擇也後世諱嫌名何也此由於僮僕妾婦不知文義不辨其孰爲本名孰爲同音故一切諱之士君子則能辨而勿諱也故韓昌黎諱辨曰唯宦官宮妾乃不敢言秉勢辭機以爲觸犯也又其後雖士君子亦諱嫌名且臨文亦諱矣雖然後世有臨文之諱而言語反多不諱矣

季武子

檀弓上篇季武子成寢鄭注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  
季孫夙正義曰世本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  
生行父行父生夙夙是公子友曾孫也灝案如世本說  
則是元孫鄭云曾孫者蓋古人自元孫以下皆曰曾孫  
曾猶重也

詳見說文箋疏

通介堂經說卷

禮六

季武子

狐死正丘首仁也

狐死正丘首洪氏頤煊曰丘乃北之譌篆文丘作𡵓與北形近灝案本篇下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洪說是也而未及仁字義鄭注仁恩也正丘首何以見仁恩似未得其義愚謂仁人古字通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人釋文王肅本作仁漢韓勅禮器碑四方士仁仁卽人字狐死正北首似有人性故曰仁也

大國三卿 次國三卿 小國二卿

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灑案諸侯之卿皆天子命之其君不得自命蓋春秋時僭侈踰制上大夫稱爲卿又以天子所命者爲上卿而上大夫爲下卿記不言上大夫孔疏謂下卿卽上大夫是也春秋殺大夫多卿也而書曰大夫者明非天子所命卿也非天子命而僭稱卿故聖人不子其僭若諸侯得自命卿豈得不據實直書之乎據此則諸侯之卿皆天子命之其君不得自命明矣

春秋時天子之命卿在侯國具位而不得柄政如齊有國子高子而事權實管仲操之亦猶漢之三公爲虛位

通介堂經說卷

耳周室班爵之制孟子已不得其詳謂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此亦其一事也王制漢儒所作豈能詳於孟子蓋所記皆據當時習聞者言之左氏僖十二年傳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受下卿之禮而還案國子高子卽天子之命卿所謂上卿也管仲爲下卿實上大夫也孟子言卿一位大夫一位是卿自爲一等大夫自爲一等是以管仲辭卿而就大夫若皆爲卿則等差無異矣蓋傳亦據當時稱號言之襄十七年傳晏嬰曰唯卿爲大夫尤其明證

縣內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  
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灑案縣寰古字通穀  
梁隱元年傳寰內諸侯范注天子畿內大夫有采地謂  
之寰內諸侯釋文云寰內圻內也古郡縣字作寰蓋寰  
爲大名析言之則一  
邑亦謂之寰詳見說文箋疏縣本縣繫之  
義假借爲郡縣字寰內之寰不當作縣下文天子之  
縣內諸侯祿也同

祭先脾 祭先肺 祭先心 祭先肝 祭先腎

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祭先脾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孟秋之月其祀門祭先肝孟冬之月其祀行祭先腎許氏五經異義曰今尙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尙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月令與古尙書說同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瀨案五藏應於五行乃一

通介堂經說卷

禮十

定不易之理古尙書說至謬康成駁之當矣覈其所言卽由誤會四時祭物所先而爲是說然鄭以五藏上下爲次則亦有未安

王氏經義述聞已辨其誤

白虎通曰春祭所以特

先脾者何脾者土也春木王殺土故以所勝祭之也冬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祭何以爲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水取卑不得食其所勝亦不得其說而爲之辭灝謂祭物之義當從呂覽高誘注春木克脾土夏火克肺金秋金克肝木祭祀之肉皆用其勝中央土受生於心火則用所勝冬水屬腎自用其藏爲

是高氏蓋本於素問五氣更立各有所勝之說也

素問六節

藏象論岐伯曰五氣更立各有所勝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得五行時之勝各以氣

命其藏王冰注春應木木勝土長夏應土土勝水冬應水水勝火夏應火火勝金秋應金金勝木常如是矣四時之中加之長夏故謂得五行時之勝也所謂長夏者六月也土生於火長在夏中既長而王故云長夏也但春先脾夏先肺秋先肝各用其勝是矣中央土不先腎而先心者何也蓋土雖屬於季夏而其時火仍當令腎水嫌於克火故也唯改而先心則於土爲所生而於火爲木藏適得其宜矣季夏既已先心則冬令亦用其本藏而先腎此自然之數也乃爲書古文家言者望文生義剏爲異說後儒遂相沿誤莫辨是非康成雖已駁之而於月令祭物猶未得其本解高誘則既得其義而復兼取本藏之謬說以滋疑竇蓋斯義沈霾千載皆古文書說誤之也



其祀行

其祀行淮南時則訓作其祀井白虎通亦曰冬祭井陳氏禮書曰井水之所用事故祀於冬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脩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較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灑案井非人家所常有故五祀未之及今南方濱海之區家家鑿井亦尚有無之者若北方地土高厚穿井或不及泉有井之家尤爲難得今且如此古昔可知是以五祀祭行而不及井非闕之也行神雖在門外然人朝夕出入所經故報祀之行猶道也謂道上祭也豈必遠適異國乃謂之行乎竊意冬祀行與祖道之祭禮當有異周官大馭鄭注所謂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栢爲神主以車轆之而去者出行祖道之祭也大雅生民云取蕭祭脂取粢以較者冬祀行神也如此則各安其義而無所致疑矣至井泉之用實溥利於民生是以仲冬有司祈祀與焉後世人既多有井自當在五祀之列兼祀之可也

物曲

禮器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灑案物曲謂物事也下文曲禮三千鄭注曲猶事也中庸其次致曲注曲猶小小之事也淮南繆稱訓察一曲者高注一曲一事也秦風小戎篇亂我心曲曲亦當訓爲事

通介堂經說卷

禮記

物曲

察一曲者高者一曲一事也秦風小戎篇亂我心曲曲亦當訓爲事也下文曲禮三千鄭注曲猶事也中庸其次致曲注曲猶小小之事也淮南繆稱訓察一曲者高注一曲一事也秦風小戎篇亂我心曲曲亦當訓爲事

淳熬 淳母

內則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鄭注淳沃也灑案說文淳淥也澆沃也考工記慌氏凍帛以欄為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屨清其灰而盪之而揮之而沃之明日沃而盪之是盪與盪淥本一字沃異盪謂漬諸水中沃則以水澆之沃之以膏所以為淳也而沃非淳也考工記鍾氏染羽淳而漬之其事亦同鄭皆訓淳為沃疏矣

通介堂經說卷

禮記



鞞

玉藻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注此元端服之鞞也鞞之言蔽也凡鞞以韋為之必象裳色記又曰一命緼鞞幽衡再命赤鞞幽衡三命赤鞞蔥衡鄭注此元冕爵弁服之鞞尊祭服異其名耳鞞之言亦蔽也灑案鄭以為鞞鞞異名同物非也小雅采芣云赤芾在股古通記云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則鞞不在股明矣此其制異也又同一大夫之服而鞞以素鞞以赤其色亦不同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黻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注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而下士韎韋而已如鄭說則鞞不得有此飾益明矣

鄭以鞞為祭服鞞為朝服陳氏禮書已辨之

通介堂經說卷

禮注

鞞以素鞞以赤其色亦不同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黻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注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而下士韎韋而已如鄭說則鞞不得有此飾益明矣

璧娶

明堂位言璧娶者二夏后氏之龍簨虞殷之崇牙周之璧娶鄭注畫繪爲娶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此屬於虞者也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娶鄭注周禮大喪葬御僕持娶此屬旌旗者也案鄭注禮器云漢禮娶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則簨虞之璧娶非此制明矣若綏若綢練若崇牙皆爲旌旗上飾則所謂璧娶者當亦飾於旌旗而非別自一物若如鄭注以爲喪葬所用則自有以木爲筐之娶此記何以與旌旗所飾連言之乎又畫繪爲娶未審何物而戴璧於其上凡飾器非有所用卽取美觀今簨虞之角飾以貴重之璧非惟無用亦未見美觀鄭注殆非也璧娶之制疑以木爲之中有孔如璧以貫於虞及旌旗之杠周垂以羽故名之璧娶而非真以璧爲之也他經皆無旁證存此說俟知者正定之

鄭注又謂天子入娶皆戴璧諸侯六娶皆戴圭案禮器喪大記並無戴璧之文疑亦緣此記而誤喪大記所謂繡娶二黻娶二畫娶二皆戴圭者似亦但銳其上如圭而非以圭爲飾也蓋喪制不用玉也

資或爲飲

是故天下資禮樂焉鄭注資取也資或爲飲灑案飲蓋飲之譌資飲音近相通漢書宣帝紀注如淳曰荆有茲非茲飲音相近與此同例

于禘及其高祖

大傳大夫上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灋案此高祖指遠祖而言非謂曾祖之父顧氏亭林曰左傳昭公十七年郟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爲高祖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爲高祖是也王制曰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則常祭已及其太祖而禘反止於曾祖之父無是理也孔冲遠未明斯義遂謂此以支庶爲大夫士非也大事謂禘祭省猶見也于求也大夫士不敢專輒故見於其君而求禘焉左氏襄二十二年傳鄭公孫黑臆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柱注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是大夫有禘祭之明證孔疏大夫無禘禘而云殷三年祭者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禘及五世是大夫有功或得殷祭也蓋未明其禮其以高祖爲五世亦誤鄭注大事寇戎之事省善也于猶空也空禘謂無廟禘祭之於壇墀似未然據王制大夫士皆有廟豈有禘祭於壇墀之禮乎

通介堂經說卷

禮七

大傳大夫上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灋案此高祖指遠祖而言非謂曾祖之父顧氏亭林曰左傳昭公十七年郟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爲高祖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爲高祖是也王制曰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則常祭已及其太祖而禘反止於曾祖之父無是理也孔冲遠未明斯義遂謂此以支庶爲大夫士非也大事謂禘祭省猶見也于求也大夫士不敢專輒故見於其君而求禘焉左氏襄二十二年傳鄭公孫黑臆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柱注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是大夫有禘祭之明證孔疏大夫無禘禘而云殷三年祭者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禘及五世是大夫有功或得殷祭也蓋未明其禮其以高祖爲五世亦誤鄭注大事寇戎之事省善也于猶空也空禘謂無廟禘祭之於壇墀似未然據王制大夫士皆有廟豈有禘祭於壇墀之禮乎

刀卻刃授穎

少儀刀卻刃授穎鄭注穎鑲也灑案古無訓穎為鑲者穎蓋刀櫝也玉篇廣韻並云穎篋也櫝篋同物禾實在之穎引申為凡囊裏之稱說詳說文箋疏卻刃授穎謂斂刃於櫝以授人也素問四時刺逆從論王注卻開也此與上文戈有刃者櫝義同下云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則泛指無櫝者言也

通介堂經說卷

禮六

計陳氏音以對人眼... 此與上文戈有刃者櫝義同... 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則泛指無櫝者言也

相人偶

中庸仁者人也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公食大夫禮賓人三揖鄭注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灑案相人偶之義古無其說故孔賈二疏皆不能詳後儒亦未分曉竊疑鄭氏有誤淮南繆稱訓曰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高誘注偶人相人也嘆其象人而用之以上高注蓋土木偶相人世因有相人偶之語鄭氏誤接以釋仁字謂仁从二人故以相揖爲相人偶後人以其出自康成不加審辨非唯以釋仁字且以爲仁之宗旨在是矣

其出自康成不加審辨非唯以釋仁字且以爲仁之宗旨在是矣



來百工也

灑案來讀爲釐來釐古聲近相通

少字饋食禮來女孝孫鄭注來讀曰釐周

頌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作飴我釐辨

釐治也

見堯理也周語韋注

謂

治理百工下文日省月試即其事也堯典允釐百工與此同義鄭朱皆未釋來字故補之

通介堂經說卷

禮



此同義說未習未對來字故補之

而對百工下文日省月試即其事也堯典允釐百工與

同義說未習未對來字故補之

而對百工下文日省月試即其事也堯典允釐百工與

來百工也

苟有衣必見其敝

緇衣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鄭注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王氏懷祖曰此言行之必見其成而以衣之必敗爲喻則爲不倫敝音布蔑反謂衣袂也廣雅褊被也古無褊字借敝爲之或曰敝古通作蔽謂蔽膝也蔽膝謂之鞞案蔽膝不可但謂之蔽鞞之言蔽也釋其命名之義非謂鞞一名蔽也灝案或說敝古通作蔽是也釋文引庾注敝隱蔽也正讀爲蔽考工記長其畏而薄其敝鄭司農云敝讀爲蔽塞之蔽其二云蔽膝則非也衣所以蔽體故曰苟有衣必見其蔽與軾字皆言其物之用王氏以實義求之故不得其說耳

格物

朱子曰格至也物猶事也此解極精而又云窮至事物之理則言之過深格物與執事敬相近事物當前不敢輕心掉之而必至乎其間所謂格也事事必至則知至而意誠推之至於治國平天下莫不由是也故格物者始於一事一物而極於天下非謂於事物一一格之窮極其理而后致知而后誠意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序若有先後而皆無止境亦非謂致知之後即不復格物也至於平天下尤必事事格之矣

通介堂經說卷

九

又矣

爾廷賦文登... 其齊案前... 其其... 故依一事... 而意歸... 必心... 文... 未于... 淋

